



四大名著
聚珍版

SHUI HU ZHUAN

水 浒 傳

上

中華書局

I242.4
795-10
1

81

阅 览

诸名家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

水 浒 传

上 册

施耐庵 罗贯中 著

李永祜 点校



中 华 书 局



洪太尉慢走妖魔

魔沈

魔沈

卷之一

第一回

容与堂刻百回全本《忠义水浒传》第一回插图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引首

詞曰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偏流虛名薄利，不關愁裁冰及。
翦雪談笑看吳鉤，評議前王并後帝，分真偽，占據中州七。
雄擾擾亂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圓
形無數，更有那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江湖變桑田。
古路訝求魚緣木，擬窮猿擇木，恐傷弓遠之曲木，不如且
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詩曰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
艸木百季新雨露，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成羅綺，幾處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

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詩曰

千古幽局一旦開 天罡地煞出泉臺 自來無事多

生事 本爲襁災却惹災 社稷從今雲擾擾 兵戈

到處鬧垓垓 高俅奸佞雖堪恨 洪信從今釀禍胎

話說當時住持真人對洪太尉說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

初是祖老天師洞玄真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

着三十六負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箇

魔君在裡面上立石碑鑿着龍章鳳篆天符鎮住在此若

容与堂刻百回殘本《忠義水滸傳》第二回首页，第一行为“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梯子上牆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縣尉在馬上引着兩箇都頭帶着三四百土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箇頭領沒做理會外面火把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攔得似麻林一般兩箇都頭口裡叫道不要走了強賊不是這夥人來捉史進并三個頭領有分教史進先殺了一兩個人結識了十數個好漢大鬧動河北直使天罡地煞一齊相會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治戰缸畢竟史進與三個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禿翁曰史進是箇漢子只是朱武這樣軍師忒難些諸名家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

容与堂刻百回残本《忠义水浒传》第二回末页末行为“诸名家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板心为“诸名家批评水浒传”。

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五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修

第七十五回

活閻羅倒船偷御酒

黑旋風扯詔謗徽宗

詩曰

禍福淵潛未易量
兩人行事太猖狂
售奸暗抵黃封酒
縱惡明撕彩鳳章
爽口物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為殃
匪堙賴輜成虛謬
到此翻為傀儡場

話說陳宗善領了詔書回到府中收拾起身多有人來作賀太尉此行一為國家幹事二為百姓分憂軍民除患梁山泊以忠義為主只待朝廷招安太尉可着些甜言美語加意撫恤留此

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第七十五回，作者題名之上无“李卓吾評閱”五字。

忠義水滸傳卷之八十二

李卓吾評閱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詩曰

燕青心膽堅如鐵

外貌風流却異常

花柳曲中逢妓女

洞房深處遇君王

只因姓字題金榜

致使皇恩降玉章

持本御書丹詔去

英雄從此作忠良

話說燕青在李師師家遇見道君皇帝告得一道本身赦書次
後見了宿太尉又不戴宗定計高太尉府中賺出蕭讓樂和四
箇人等城門開時隨即出城迳趕回梁山泊來報知上項事務

天都外臣序本《忠義水滸傳》第八十二回，作者題名之上有“李卓吾評閱”五字。

前 言

《水浒传》与《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并列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四大奇书”。《水浒传》以其酷爱自由、富于反抗斗争的民主思想和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赢得了万千读者的喜爱，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作品。《水浒传》在明代社会上流行的时候，就受到了学者的重视，进行了评点式的研究。我国学术界对《水浒传》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肇始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发展于三四十年代，深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对《水浒传》的作者、成书、版本、思想、艺术、影响等各个方面的问题，都作了全面、深入地发掘、整理和分析、评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必须充分肯定的。但是，也应当看到，迄今为至，我们对《水浒传》的许多问题，或是众说纷纭，或是不甚了了。这种状况，固然与研究者视角有异、理解不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空白。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被视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之作。它们的作者大多数本来就社会地位低下，又受到上流社会的歧视，因而这些作家的生平经历、创作活动等，往往湮没无闻。相比之下，小说家就更为不幸。他们没有遇到一位热心而又有勇气的学者如元代的钟嗣成那样，编著《录鬼簿》一书，为金元时期的戏曲家立传。他们的生平和创作比戏曲家更鲜

为人知。以《水浒传》而论，这部洋洋八十余万言的鸿篇巨著，作者的生平经历怎样？创作情况如何？对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明代人除留给我们一些零星的传闻和少量版本的记述外，竟然没有什么完整系统的材料。这就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但我们仍然要知难而进。当然，在学术界的前辈们对有关《水浒传》的史料早已披沙沥金、罗掘穷尽的情况下，我们在今天如果仍然企图去发掘出与《水浒传》直接相关的史料来填补历史上的空白，那是很困难的。比较有希望的方法是，把对已有的史料的咀嚼消化与从作品本身寻找内证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探索，这样，也许能使我们的认识推向前进。

一、《水浒传》的成书

在明人对《水浒传》作者的记述中和现存明版百回本的题署上都有施耐庵、罗贯中的名字，但这并不表明《水浒传》是作家个人的独立创作。《水浒传》是在前代说话艺人讲说水浒故事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前代说话艺人讲说水浒故事的痕迹在今本《水浒传》中仍有留存。因此，当我们谈论《水浒传》的成书问题时，就不能不从在它之前的水浒说话故事谈起。

在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中记载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这样的名目，这是最早见之于书面的关于水浒人物的记述。值得注意的是，这四项名目在说话艺术中分别属于“公案”、“朴刀”、“杆棒”三个门类，这表明在早期的说话中，水浒故事还是分别讲说，独立存在，没有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大故事。估计这类故事当不只以上四种，《醉翁谈录》的记述很可能是举例的性质。在南宋人所作、又经元人修饰的说话底本《大宋宣和遗事》中，

出现了以宋江为首包括孙立、鲁智深、杨志、武松在内的三十六人起义的大故事。内中有杨志、孙立等押运花石纲的故事（孙立在这里的绰号虽已改为“病尉迟”，但从他参与押运花石纲的公事来看，《醉翁谈录》记述的公案类“石头孙立”的故事讲述的就是这一内容。），晁盖、吴用、刘唐等劫取“生辰纲”的故事，宋江向晁盖等通风报信、宋江杀阎婆惜、宋江接受九天玄女天书的故事等。书中又叙述三十六人分批上太行山落草，然后在宋江的率领下“掠州劫县”，迫使朝廷只好下令招降，宋江等归顺后被封为“诸路巡检使”，最后宋江又以“平方腊有功，封节度使”。水浒人物由少数人增加到三十六人，由分门别类讲说，到结合为一体，组成一个包括系列小故事在内的大故事，这是水浒故事的一个巨大发展和提高。这个大故事为后来的《水浒传》奠定了基本线索和框架。

差不多同时，出现了龚开的《宋江三十六赞》。作者在序言中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议……余少年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这里所说的街谈巷议并非通常所说的民众的口头传说，而是指说话艺人讲说故事而言^①。这里是说，作者在少年时，就从说话艺人那里听到了宋江等人的故事。他的赞语就是由此而引发出来的。龚开的赞语主要是就人物的绰号品评人物的性格、作为，因此很难揣知他所听到的水浒的故事情节究竟怎样。但从他的赞语中却可以看出，有些人物的作为似乎与《宣和遗事》所述有别。如对宋江，只是称赞他“不称假王，而呼保义”，即说

① 明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云：“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故所谓“街谈巷语”，是指说话人讲说的故事。龚开使用的也是这一含意。

他不触犯统治阶级的“忌讳”称王称帝，而对他归顺朝廷的事则未涉及，是否这个故事中的宋江未投降朝廷？又如杨志、孙立、林冲、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等十二人在《宣和遗事》中的主要活动是押运花石纲，但在赞语中却只在他们的绰号或出身上做文章，而未透露出与花石纲有关系的消息。由这些差别可以推知，龚开所听到的很可能是有别于《宣和遗事》的另一种水浒故事。在赞语中有五处提到人物与太行山的关系，这又表明这个故事与《宣和遗事》一样，它的人物也是以太行山作为聚众起义的根据地的。太行山在北宋末年农民起义的根据地，在南宋初年，又是中原地区人民抗金义军的根据地^①。所以在宋元话本中往往把太行山作为英雄人物棲身进出之地。如元至治间刊刻的《三国志平话》描写刘关张三人杀了太守和督邮后“都往太行山落草”。由此可知，龚开所听之水浒故事与《宣和遗事》一样，都带有较早期的说话的特点，两者属于同时期的作品。龚开为宋末元初人（1222—约1304），南宋景定间（1260—1264）任两淮制置司监官员。龚开既然少年时就钦敬水浒人物，那么据此可知，龚开所听故事与《宣和遗事》当属于景定以前南宋中期的作品。又，《宣和遗事》中的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李进义、混江龙李海、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病关索王雄、没羽箭张青、火缸工张岑，在赞语中则作智多星吴学究、玉麒麟卢俊义、混江龙李俊、短命二郎阮小二、大刀关胜、赛关索杨雄、没羽箭张清、船火儿张横。两相比较，赞语中人物的姓名、绰号与今本《水浒传》全同，而《宣和遗事》与今本则相差较大。这又表明，龚开

^① 见王利器《谈施耐庵是怎样创造梁山泊的》，《文学遗产》第16期，1954年8月15日。

所听故事与《宣和遗事》同时而又稍晚。毫无疑问,《水浒传》的成书也是吸取了龚开所听的水浒故事的。

在今存元代史料中尚未发现有关水浒说话的记载,但这不等于不曾有水浒说话存在。值得重视的是容与堂本《水浒传》第七十八回入话赋和第八十一回入话诗透露出的消息。第七十八回入话赋:

寨名水浒,泊号梁山。周回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东连海岛,西接咸阳,南通大冶金乡,北跨青齐兖郡。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只战舰艨艟;建三十六座雁台,屯百千万军粮马草。声闻宇宙,五千骁骑战争夫;名达天庭,三十六员英勇将。跃洪波,迎雪浪,混江龙与九纹龙;踏翠岭,步青山,玉麒麟共青面兽。逢山开路,索超原是急先锋;遇水叠桥,刘唐号为赤发鬼。小李广开弓有准,病关索枪法无双。黑旋风善会偷营,船火儿偏能劫寨。花和尚岂解参禅,武行者何曾受戒!焚烧屋宇,多应短命二郎;杀戮生灵,除是立地太岁。心雄难比两头蛇,毒害怎如双尾蝎?阮小七号活阎罗,秦明性似霹雳火。假使官军万队,穆弘出阵没遮拦;纵饶铁骑千层,万马怎当董一撞。朱全面如重枣,时人号作云长;林冲燕颌虎须,满寨称为翼德。李应俊似扑天雕,雷横猛如插翅虎。燕青能减灶屯兵,徐宁会平川布阵。呼风唤雨,公孙胜似入云龙;抢鼓夺旗,石秀众中偏拚命。张顺赴得三十里水面,驰名浪里白跳;戴宗走得五百里程途,显号神行太保。关胜刀长九尺,轮来手上焰光生;呼延灼鞭重十斤,使动耳边风雨响。没羽箭当头怎躲,小旋风弓马熟闲。设计使谋,众伏智多吴学究;运筹帷幄,替天行道宋公明。大闹山东,纵横河北。步斗两赢童贯,水战三败高俅。非

图坏国贪财，岂敢欺天罔地。施恩报国，幽州城下杀辽兵；仗义兴师，清溪洞里擒方腊。千年事迹载皇朝，万古清名标史记。

在这篇赋之后，紧接着还有四句诗：

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

纵横千万里，谈笑却还乡。

第八十一回入话诗：

混沌初分气磅礴，人生稟性有愚浊。

圣君贤相共裁成，文臣武士登台阁。

忠良闻者尽欢忻，邪佞听时俱忿跃。

历代相传至宋朝，罡星煞曜离天角。

宣和年上乱纵横，梁山泊内如期约。

百单八位尽英雄，乘时播乱居山东。

替天行道存忠义，三度招安受帝封。

二十四阵破辽国，大小诸将皆成功。

清溪洞里擒方腊，雁行零落悲秋风。

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

作为入话的文字，这两篇赋和诗理应概括本回的内容，或就本回内容进行评论。但仔细阅读这两篇文字，发现它们与本回的内容并不扣合。第一，赋的开头描绘梁山泊险要的地理形势，后面大部分是描述梁山泊头领的性格、行为和特长，就内容看，放在第七十一回前，或放在此回的“单道梁山泊的好处”的位置均比较恰当，放在七十八回前不合榫卯；就人物的性格、行为看，赋中说“黑旋风善会偷营”、“燕青能减灶屯兵”、“徐宁会平川布阵”、“小旋风弓马熟闲”，这与作品中的描写不符。第二，赋、诗中提到破辽国、擒方腊，本回并无此内容，这是后面的情节；同时赋、诗的“千年事迹载皇朝，万

古清名标史记”、“事事集成忠义传，用资谈柄江湖中”，这分明是小说的结束语。将后面的事情超前叙述，明显不当。第三，作品中第七十一回梁山泊大聚义，头领已达一百零八人之数，但在赋中却仍说“三十六员英勇将”，赋后诗亦说“去时三十六，回来十八双”，人数又不一致；又，第八十一回诗中云“二十四阵破辽国”，而在作品中宋江破辽，双方的阵势加在一起只不过十阵，何来二十四阵？从这些矛盾不合理之处我们可以断定，这篇赋不是今本《水浒传》原有的，而是抄用了前人的现成东西，这篇诗则是作者早期的作品（详见后）。

我们知道，在元代水浒戏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和无名氏的《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中，宋江上场的道白，有一段文字与第七十八回入话赋描写梁山泊险要的地理形势的文字除个别字词外，是完全相同的。这就证明了赋和戏的这部分文字同出一源，即极可能均来自元人水浒说话故事^①。在赋中有“万马怎当董一撞”之句，这“董一撞”无疑是指《宣和遗事》中的“一直撞董平”，但绰号却有了变化，而这变化了的绰号又与《水浒传》中的“双枪将”不一致，这也证明这篇赋只能是元人话本之文而不属宋代话本。当然，宋元两代水浒说话故事保留在今本《水浒传》中的，并不只这些。例如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中描写黄泥冈的一段韵文最后一句云：“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按今本《水浒传》所述，黄泥冈在山东济州东北二十五里处，而韵文却说此处是山西太行山，这就证明这段生辰纲的故事是宋代说话的遗文。又如今本第五回智真长老赠鲁智深

^① 有的研究者已注意到了这点。见《京本忠义传考释》，载《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

的偈言“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说是“终身受用”，却不言及鲁智深从宋江征方腊后坐化而死之事，表明这几回的故事创作较早，很可能是宋代“花和尚”故事的遗文；而九十回，五台山参禅智真长老第二次赠送的“终身受用”的偈言“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则表明，鲁智深从征方腊的故事创作在后。再如史进的故事，在今本中从未描写过他在东平府有什么活动，但在六十九回打东平府时，史进却突然对宋江说：“小弟旧在东平府时，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染……。”他表示愿潜入城中，里应外合，攻取东平。十分有趣的是，在元代李致远的水游戏《还牢末》中写明史进是在东平府“衙门中为五衙都首领”。这证明在元代水浒说话中有史进在东平府活动的故事，史进这几句话，留下了故事的痕迹。还可举出的重要例证是《水浒传》章回的字数显示出的问题。今百回本《水浒传》每回六至七千字者共二十一回，七至八千字者共二十七回，其余回目最少者四五千字，多者超过万字，最多者为第二十四、五两回，分别为一万七千余字和一万五千余字。就作家独立创作长篇小说而言，虽然每回的字数不会整齐一律，但总是大体均衡，不会悬殊过大。《水浒传》中回目的字数多者竟超出少者二倍甚至三倍以上，这就使人有理由怀疑那过多字数的回目是否采用自前代话本。有意义的是在《水浒传》中找到了内证。小说第四十五回评论和尚于“色情最紧”时交代说：“说这句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原来小说在第二十四回描绘西门庆央求王婆帮忙勾搭潘金莲时，王婆曾说过：“要五件事俱全……此五件，唤作潘、驴、邓、小、闲。”研究者都知道，明刻百回本（即今传本）《水浒传》均为二十卷本，即每卷五回。以此计数，若将“上三卷”作为小说头三卷理解，则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

应在第一回至第十五回内；若将“上三卷”作为第四十五回前的三卷理解，则此故事应在第三十回至第四十四回内，均不应在第二十四回之内。由此可见这“上三卷”应是《水浒传》成书以前前代水浒话本的分卷。这再次证明：今本《水浒传》成书之前，不但存在有水浒说话故事，而且存在有水浒话本。这水浒话本也并非一种。如今本《水浒传》在第二回、第三回、第六回等许多回对史进的描写，都表明他是一个擅长在陆地上驰骋的好汉，而在上述七十八回入话赋中却说“跃洪波，迎雪浪，混江龙与九纹龙”，这分明是说史进与李俊一样是在水中劈波斩浪的能手。上面已谈到，此入话赋对李逵、燕青、徐宁、柴进的本领、特长的描述，也与今本《水浒传》不同。对同一个人物的本领、特长的叙述差别如此之大，这就证明它们并非同一话本，同时也证明迟至宋末元初，水浒故事的讲述和话本仍处于多家并存，相互竞争的局面。鲁迅在七十年以前曾推测在今本《水浒传》之前“或早有种种简略的书本”^①，这个推测现在得到了证实。

由以上考察不难看出，宋元水浒故事和话本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它既有英雄人物个人的分散的拚杀搏斗，又有英雄人物集体的大规模的攻城掠地、破阵夺关的战争；既有对起义根据地环境形势的勾画，也有对城市生活的描绘；它的故事情节是生动曲折的，它的人物形象也是富有个性色彩的。这些都为《水浒传》的成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水浒传》的作者绝非简单地继承和采用了前人的东西。因为宋元水浒话本既有成就，也有不足。由于这些故事和话本出自不同的说话艺人之手，它们在情节上定会有重复和抵

① 见《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四讲。